

The Art Letters of
Paul Gauguin

[法]高更/著 张恒 林瑜/译

高更艺术书简

The Art Letters of
Paul Gauguin

[法]高更/著 张恒 林瑜/译

高更艺术书简

P Gaugui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更艺术书简/(法)高更著;张恒,林瑜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133-0026-1

I. ①高… II. ①高…②张…③林… III. ①高更, P. (1848~1903) —书信集②高更, P. (1848~1903) —绘画理论—文集

IV. ①K835.655.72②J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8528号

高更艺术书简

[法]高更 著 张恒 林瑜 译

责任编辑:李梓若

责任印制:韦舰

封面设计:杨美妮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88310888

传真:010-8831089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北京蓝图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20×960 1/16

印张:21.75

字数:360千字

版次:2010年9月第一版 2010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33-0026-1

定价:98.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我离开是为了寻找宁静，
摆脱文明的影响。
我只想创造简单、非常简单的艺术。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我必须回归到未受污染的大自然中，
只看野蛮的事物，
像他们一样过日子，
像小孩一般传达我心灵的感受，
使用唯一正确而真实的原始表达方式……

—— 保罗·高更

译者序

我是个野蛮人，也是个孩子，我要画布上表现的，是原始和童心。

—— 保罗·高更

塞尚功成名就，梵·高自杀了，而他——高更，不妨说，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将自己一分为二了：一半是肉体，一半是灵魂。他的灵魂一直在艺术的世界里飞翔，而肉体的存在也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他说：“我无亲无故，居无定所，经常挨饿”，却依然坚强、自信、自傲。瘟疫、疾病、悲伤、手头拮据，一直如影随形，这位特立独行的天真艺术家，却从未放弃过信心，怀揣未来总是美好的愿望，在通往神圣的艺术殿堂之路上不断前往……

梵·高也许跟他很像，伴随梵·高一生的只有阳光、麦田、向日葵，可是，他有一位谁也无法比拟的知音——弟弟提奥（Theo van Gogh, 1857—1891）。提奥是如此无私地帮助自己的哥哥，欣赏自己的哥哥，甚至在哥哥逝去之后追随而去。而高更，因为高大、英俊、才气过人，喜欢标新立异，他身边从来不缺乏艺术朋友和追随者：从早年的毕沙罗 [(Jacob) Camille Pissarro, 1830—1903, 法国印象派大师。——译注]、克劳德-埃米尔·舒芬尼克尔 (Claude-Émile Schuffenecker, 1851—1934)、德加 (Edgar Degas, 1834—1917, 法国画家。——译注)，到后来的迈耶·德·汉 (Meyer de Haan, 1852—1895, 荷兰画家。——译注)、查尔斯·拉瓦尔 (Charles Laval, 1862—1894, 法国画家。——译注)、埃米尔·贝尔纳 (Émile Bernard, 1868—1941, 法国象征主义画家。——译注)、丹尼尔·德·蒙弗雷 (George-Daniel de Monfreid, 1856—1929, 法国画家、艺术收藏家。——译注)。他们或在艺术上给过他指点，或在生活上帮助过他，或无限地崇拜他。可是，这之中，有谁能一直待在他身边，有谁能一直支持他，有谁能是他艺术上的真正知音呢？高更

风光的时候，高朋满座，众星捧月；高更失意的时候，大部分所谓昔日“朋友”之人，却不见踪影。诸如大画商安博洛伊斯·沃拉德（Ambroise Vollard，1866—1939，法国著名画商。——译注）之类的人物，又如何能与提奥相提并论？

贵族后裔？海上英雄？流浪汉？业余画家？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呢？其实都不是，他是一位真正的画家，他是一位诗人，一位大自然的发现者、探索者，一位哲学家。梵·高说，生活是一次艰难的航行，但必须要活得有价值，他将努力战胜并赢得生活！而高更也曾想过安稳的生活，为妻子儿女而像普通的男主人一样，支撑起这个家，可是文明的枷锁束缚了他的艺术之路。他一次次地抛弃妻儿，一次次地放弃优裕的生活，摒弃世俗的职业，义无反顾地踏上艺术之路。他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小鸟，无数次踟蹰于布列塔尼（Brittany）、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塔希提岛（Tahiti），无非是为了追寻心中的狂野和原始的气息，寻觅那些存于内心深处平淡却震撼的声音！

高更遵循着自己的绘画本质的观念，把绘画的本质看成独立于自然之外的东西，是记忆中经验的综合与想象的创造。他吸收原始、东方的内在因素，全面突破西方传统禁锢绘画本能的锁链，简化形式，用有力而粗糙的线条勾勒出主要形体，突出色彩的深度、亮度、纯度，走向画的平面效果。把绘画的各种语言当成抽象表现形式来运用，从而翻译他的内心最深处火一般的激情和坚强、敢作敢为、求得真理的人格力量，成为西方传统艺术的叛逆者。

高更用手中的笔画画，也用画画的笔记记录生活，其文字不经修饰，但总是令人觉得清新扑面。经由高更的文字，我们更能了解他及其画作。在《诺亚诺亚》（*Noa Noa*）中，他如是描述塔希提岛上的生活：

我开始工作，写各种各样的笔记，画各种各样的速写。一切都使我眼花缭乱，目眩神迷。我从欧洲来，对颜色总是把握不定，会吹毛求疵，其实我的画布上自然地涂一种红色和一种蓝色，十分简单。我被溪水中金光闪闪的色块迷住。我为什么还犹豫不决，不把这些流金，不把这个太阳的欢乐心情泼洒到我的画布上。可能是欧洲的老习惯，我们这些失去活力的民族都在表情上羞羞答答。

……

文明离我逐渐远去，我的思想开始变得淳朴，对我的同伴也很少怨恨。我像动物似的自由自在，深信明天也跟今天一样，每天早晨太阳对我、对别人都会升起，金光

灿烂，我变得清心寡欲，文静和气。

……

把古老的文明积淀清除干净。我回来时心里很平静，感到从此成了另一个人，一个毛利人。我们两人快快活活地扛着我们的重担；我还可以欣赏眼前我这个青年朋友种种优美的姿态，这次毫不惊异，他结实矫健，就像我们扛着的树。树发出一阵阵檀香——“诺亚诺亚”。

在高更的心中，“大自然胜过人类”，他总是向往远方的那个纯净之地。所以，他自始至终都在原始的野蛮和文明的理性之间不断挣扎，以苦难为代价，从绘画中去寻找超凡脱俗的、纯粹的美。在塔希提岛上，那个被文明压抑的艺术生命，才真正地舒展开来，迎向了天真、原始和野蛮。

高更对女儿说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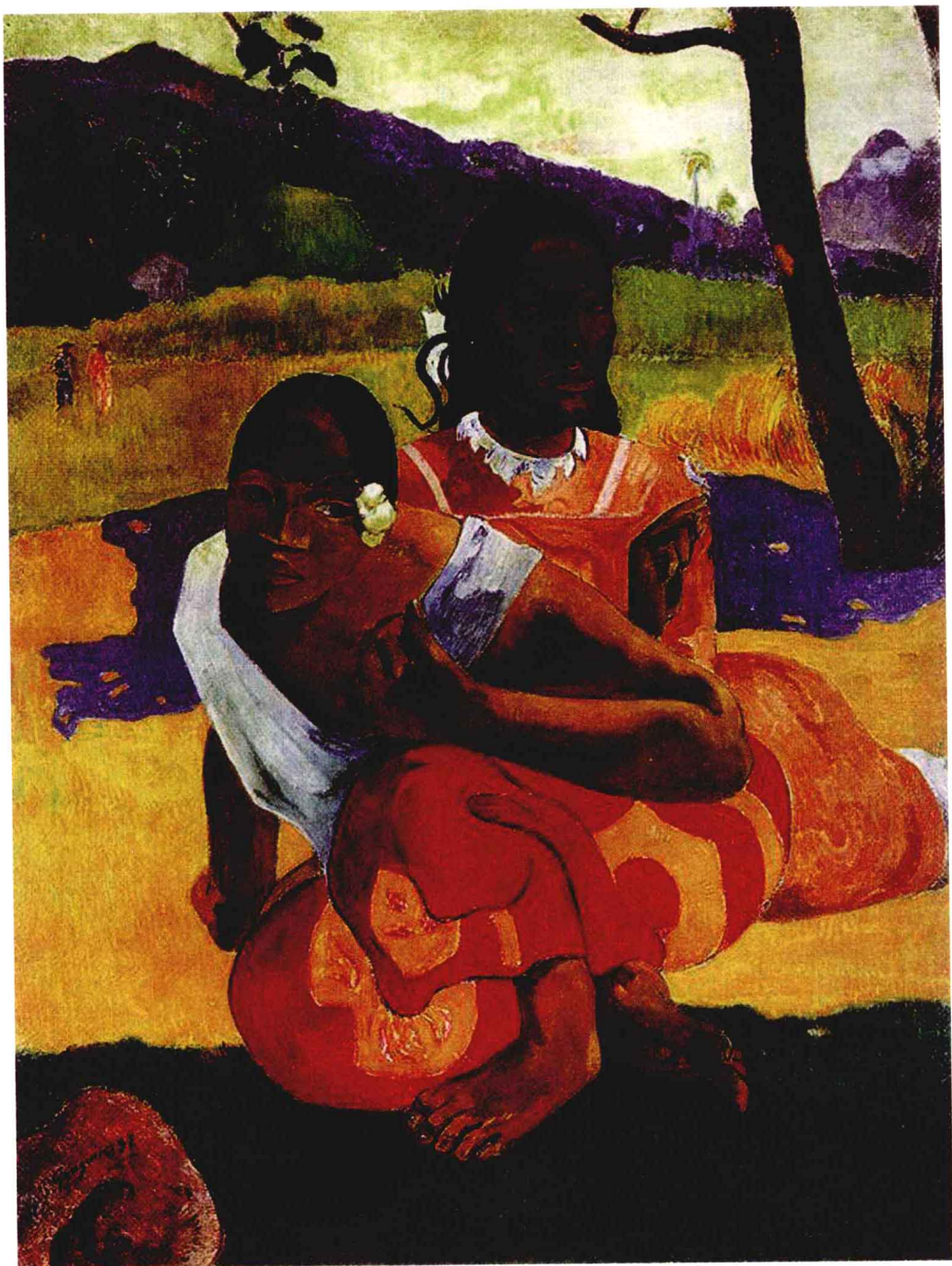
孩子！我相信圣洁的灵魂和艺术的真谛，它们二者合一，不能分离……我相信艺术深植于所有被圣灵感染的人们的心中。我相信一旦尝到伟大艺术的精髓，以后再也无法抽身，必将永世为它牺牲，为它工作，永不弃绝。我更相信任何献身于艺术的人，都会得到福泽。

我相信最后的审判，届时，有胆识歌颂升华、纯洁艺术的人，和那些以粗陋、邪恶眼光鄙视艺术的人，都会得到他们分内应有的赏或罚，我深信忠于艺术的人必会得到恩赐，他们将穿上馨香四溢、纯美和谐的天赐华衣，回到天国——万物鸣和之中心——与之认同，永生永世逍遥其中。

高更的一生，永远徘徊在逃避和追求之间；逃避现代文明的窒息，寻找至纯至美的艺术，追求自然与人性的完美结合，而这只能来自于不受文明污染的土地、村庄、河流。1903年5月8日，高更仿佛一片经受了无数风霜侵袭的叶子，悄然落下，回归自然之中……



戴帽子的自画像 高更 布面油画 46cm×38cm 1894年



你何时结婚？ 高更 布面油画 101cm×77cm 1892年

目录 CONTENTS

- 001 缘起
- 005 第一章 “业余画家” 1873—1885
- 008 梅特是丹麦明珠
- 010 儿子埃米尔
- 017 毕沙罗的作品
- 021 关于塞尚
- 032 感觉与思维
- 035 成为绘画的殉道者
- 045 第二章 后印象主义 1885—1888
- 049 没有作画的工具
- 050 安顿
- 052 珍惜塞尚的画作
- 053 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求生
- 056 爱情要靠魔力才能出现
- 058 想到布列塔尼画画
- 059 雕塑的天赋
- 061 最伟大的画家
- 066 过野蛮人的生活
- 068 来错了地方
- 070 梦中的天堂
- 072 悲惨的境遇
- 073 取画
- 082 渴望奋斗
- 084 还有绘画的激情
- 085 七八年内不可能一起生活
- 086 画作不好卖
- 087 纯日本版画的技法
- 088 似乎江郎才尽
- 090 艺术是一种抽象
- 092 从神秘中感觉出诗意
- 094 风景存于人的想象中
- 097 印象主义者
- 098 德加和提奥
- 100 不应做物质的奴隶
- 102 自画像《可怜的人》
- 104 阴影是太阳的幻象
- 106 和文森特一起画画
- 109 第三章 综合象征主义 1889—1891
- 112 印象主义与综合主义联展
- 114 浪漫VS. 原始
- 126 向日葵是“梵·高”风格的本质体现
- 128 享受在市场上画素描
- 130 我的事业在艺术
- 132 未知世界
- 134 综合的构图与色彩
- 137 艺术家为艺术而非金钱工作

141	将感觉画进心中	204	到处播种
146	穷画家的困惑	208	正在回归野蛮
147	印象派在法国无立足之地	210	停止作画才可能被超越
148	渴望享受狂喜、宁静和艺术	212	回家的路程使人精疲力竭
149	带着自然去思考的人	213	到家了
150	建造一间热带画室	216	塔希提岛画作在艺术圈获得精神胜利
152	成为躲避文明社会的人	217	需要一个合适的画室
154	在原始中重新思考艺术	218	经济状况让人生不如死
155	野人将回归野性之中	222	受了重伤
156	我的艺术是最纯粹的种子	223	家里将被木雕环绕
158	艺术的天堂	224	夏娃
159	3年之内一定会成功		
160	前往塔希提岛		
163	第四章 野蛮的世界 1891—1895	229	第五章 文明与野蛮 1895—1903
166	野蛮的塔希提岛	232	对家庭和生活的痛苦反思
172	满足于发掘自己的内心	233	天才的罪人
178	“现在”	234	变得软弱
184	高更有着像姑娘一样的细腰	237	我唯一想做的事就是艺术
188	装饰	240	画中的苦痛掩盖技法的不佳
189	为钱所困	242	政府的资助
194	《拿花的女人》	244	准备有个混血儿孩子
198	《死神在凝视》	248	《决不再》
200	水平提高，画作却难卖	250	带着尊严去画画
202	唯一理解我们的艺评家	252	所谓象征主义
		253	颜色才是最重要的
		254	修复了梵·高的一幅画

256	失去心爱的女儿	294	很难在泥泞的糨糊上作画
257	一个有天分的画家	295	开始变成作家
258	希腊艺术	296	习惯在吸水的画布上作画
260	只要安静，安静	298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262	食不果腹	299	忙着砍木头来雕刻
264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 往哪里去？》	302	到马克萨斯群岛生活
267	大幅油画暂时夺去活力	303	只有时间才能证明杰作
269	荷兰是卖画的好地方	306	移居马克萨斯群岛
270	办个小画展	307	关于皮维斯·德·夏凡纳
272	德加是个有尊严的艺术家	308	画画寻找的是一种暗示
274	装饰花园	310	关于象征主义
275	下世纪一定会有杰出艺术萌芽	312	《神秘》
277	在脑子里画画	314	担心
278	热带国家要特别小心保存油画	316	野蛮人VS. 欧洲人
280	生活是如此沉重	318	看到事物的另一面
281	色彩在现代绘画中起音乐性的作用	320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284	改善画法	322	3个月没有碰画笔
286	艺术很可怕，难以探索	324	被驱逐
288	不敢与大师作品同台	326	野蛮人的生活
292	夸夸其谈之徒在尽一切可能展出作品	328	病入膏肓
293	一些画家仍须修炼	329	可怕陷阱的受害者

缘起

我外祖母是一个奇特的人。她的名字叫弗罗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1803—1844）……

法国社会主义哲学家普鲁东（Proudhon）评价她有天赋，我没有办法考证其真实性，姑且信之。她从事各种社会主义活动，建立工会。她也许不会烹饪。她是个女性社会主义学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她和安凡丹（Enfantin）神父建立了手工业行业和自己的宗教，称为玛帕（Mapa）。

我一直无法查证此事，只能说说我所知道的。她于1844年去世。

我能确定的是，弗罗拉·特里斯坦是一位非常漂亮且高贵的女士……她把所有的家产花在追求劳工福利及不断的旅行上。有时，她去探访秘鲁的叔父唐皮奥·特里斯坦·莫斯科索（Don Pio de Tristan de Moscoso）。他是阿拉贡家族的一员。

她的女儿，我的母亲，在巴斯岗（Bascans）寄宿学校长大。这所学校拥护共和体制。我的父亲克洛维斯·高更（Clovis Gauguin）在这里认识了她，那时，他是《国民报》（Le National）政治专栏记者。

1848年的革命事件后，我父亲是否预料到1852年将会有政变？他带着一家人前往秘鲁首都利玛城（Lima），准备在那里办报。那时，我们家的家境甚好。

他不幸遇上一位可怕的船长，所以，本



高更的外祖母弗罗拉·特里斯坦



母亲的肖像 高更 布面油画 1890年

来就严重的心脏疾病恶化。在麦哲伦海峡的法明港（Port Famine）登陆时，他在小艇中病倒了，死于动脉瘤破裂。

1903年，高更在逝世之前，写下了上面的家族传奇。除了唐皮奥·特里斯坦·莫斯科索系阿拉贡家族的一员之事属杜撰外，其余情况属实。

高更曾无比骄傲地说过：“我母亲是西班牙东北亚拉冈王国波西亚家族的后裔……她穿上利玛当地的服饰，用丝质头纱盖住脸部，只露出一双眼睛，那时她是多么优雅美丽呀。她的凝视如此温柔、迫切、纯真而充满爱意……”高更的母亲名叫阿琳·玛丽·夏萨尔（Aline Marie Chazal），母亲的娘家姓莫斯科索，莫斯科索在利玛城是权势和财富的象征。

秘鲁是南美洲的重要国家，多种文化在此融合。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1250年的远古时代。秘鲁人是印加人的后裔，充满野性，崇尚原始，崇拜太阳神。但是，此地也是贫富悬殊、文明与野蛮杂糅之地。

在利玛城，曾舅公接纳了他们，分给他们一幢小房子，还为他们雇了一个黑人小女孩和一个中国小男孩。高更和母亲的生活有了着落。富有的曾舅公家的景物扣动着年轻的高更的心弦。他爱看家中的名画和古董，欣赏橱柜中的银器和女眷身上精巧的饰物，更常常痴望教堂中的绘画与雕刻。

1849年至1854年秋天，高更在秘鲁度过了难忘的童年。他后来回忆：

我有惊人的视觉记忆，我记得这段时光。我们家、许多事、总统纪念碑、教堂后来用木头加盖的圆顶。

我还看见那个黑人小女孩，带着我们祈祷时跪用的小毛毯去教堂。我也可以看见我们请的那位中国仆人。我有次坐在杂货店里的两桶蜜糖间，忘情地吸吮蔗糖，我母亲哭着要仆人到处去找我；他烫衣服烫得非常好。我9岁在奥尔良时突发奇想，用一根扁担挑着手帕包的沙包，离家出走逃到邦迪（Bondy）森林去。这个画面一直诱惑着我——旅行者肩担着行李。画作的威力真大！

1855年，高更的祖父去世，声明要留给他们母子一份遗产。高更的母亲带着6岁的儿子和7岁的女儿欣然回到法国，以继承高更祖父在奥尔良的遗产。然而，这成了高更一生的憾事！祖父留给他们的遗产根本不够独立生活，而秘鲁的曾舅公不久也去世了，曾舅公的遗产很快就被亲友吞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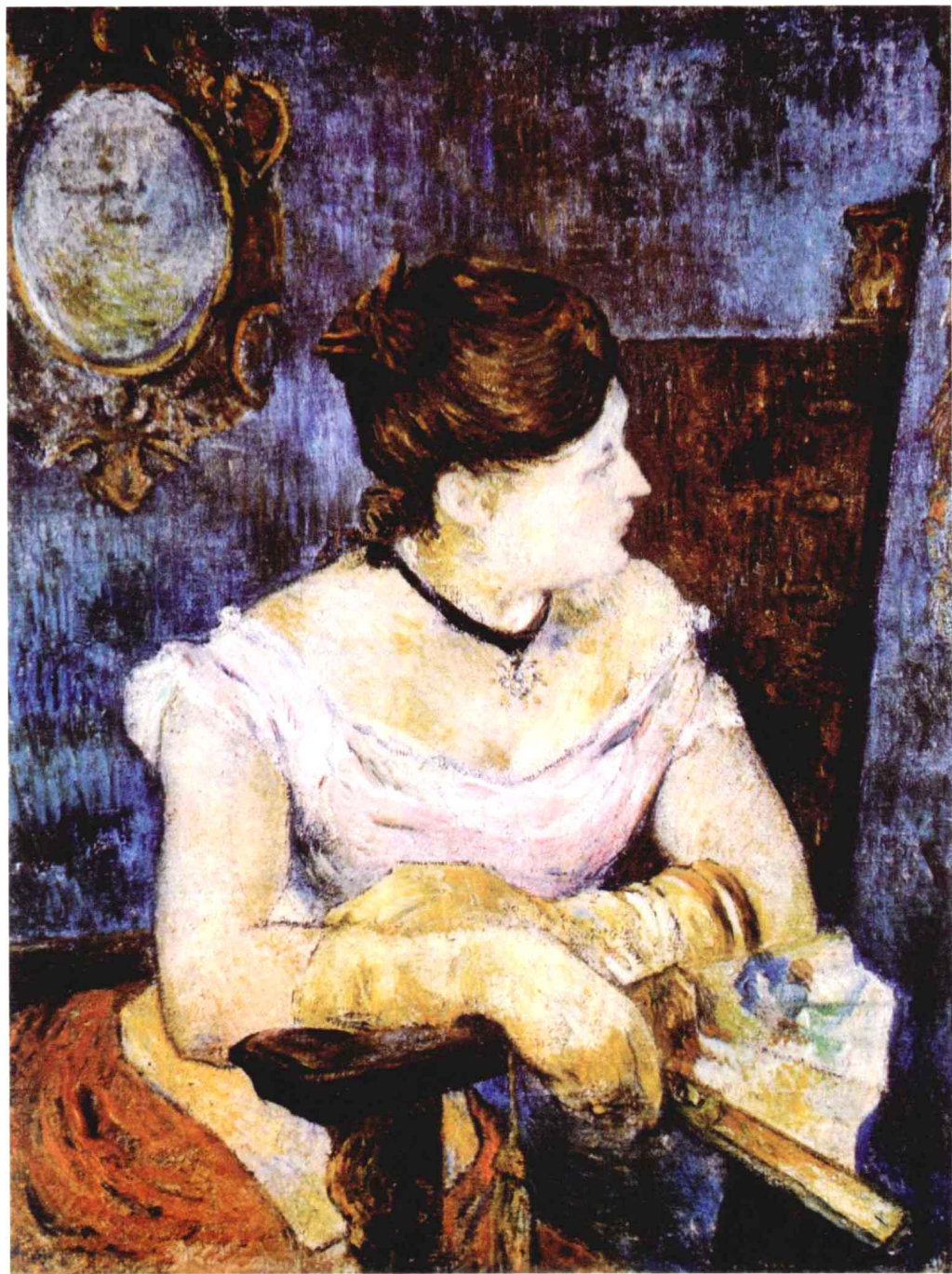
阿琳·玛丽·夏萨尔为了孩子，咬着牙留在了法国。一口西班牙语的小高更进入法国小学念书，显得格格不入。他在花园中向天空抛掷泥土，有时一个人专注地躺在胡桃树下等待胡桃掉落，用修长的双手在树上刻上许多图案。老师评价他：“要么出人头地，要么一败涂地，绝非平庸之人。”

1859年，高更升入初中。1861年，阿琳·玛丽·夏萨尔搬到巴黎，开了一家小裁缝店。高更随后转入巴黎的中学念书，由于他的不安分，1864年又转入奥尔良中学。他自尊自贵的行为、身上的西班牙血统，以及秘鲁的神秘色彩，使他在同学中脱颖而出。

1865年，高更开始冲破沉闷的牢笼，在商业海军学校注册成为驾驶见习生。此后的3年时间，他在商船上以见习水手的身份，在法国和南美洲之间航行，还进行了一次环球旅行。

1868年，高更参加了海军，一直为海军战舰服役。普法战争结束后，高更结束海上生涯，于1872年返回故里。此时，高更的母亲已经去世。她在遗嘱里交代儿子要发展事业，否则将孤寂终生。在巴黎，高更有一位少年好友——居斯塔夫·阿罗萨（Gustave Arosa），阿罗萨当时已经是一位生意人、摄影师与收藏家。他帮助高更进入巴黎的布丹公司，成为一名股票经纪。

在布丹公司，高更结识了同事克劳德-埃米尔·舒芬尼克尔。舒芬尼克尔戴着一副眼镜，为人谦和，十分崇拜高更。他们经常一起到卢浮宫和卢森堡观看艺术品，一起去看画展，逛画廊。由此，高更见识了印象派大师马奈（Édouard Manet, 1832—1883, 19世纪法国印象画派的开山鼻祖。——译注）、莫奈（Claude Monet, 1840—1926, 法国印象派代表人物和创始人之一。——译注）、德加、毕沙罗等人的画作，并购买了许多印象派的画作，收藏颇丰。在舒芬尼克尔的鼓励下，高更开始学习绘画，他的新生活开始了……



身着晚礼服的高更夫人 高更 布面油画 65cm×54cm 1884年

第一章 “业余画家” 1873—1885

1873年初，在雕刻家保罗·奥贝（Paul Aubé，1837—1916）的夫人经营的公寓中，前来就餐的高更见到了来自哥本哈根的美丽的梅特·索菲·加德（Mette Sophie Gad，1850—1920）。梅特的挚友玛丽·赫迦亚尔的父亲资助她们到巴黎度假。梅特生于丹麦奥尔堡主教区的韦斯特罗。父亲泰奥多尔·加德是法官，母亲是埃米莉·伦德。17岁的梅特在政治家埃斯楚普家担任家庭教师，她美丽、聪敏、言词坦诚而随意，可人生观却是理智的。

高更被活泼的梅特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展开了疯狂的攻势。凭着丰富的人生经历、英俊的外表，高更很快就捕获了佳人的芳心。1873年12月22日，梅特和高更在德鲁奥街9区市政厅结婚，同一天还在肖沙街路德派教堂举办宗教婚礼。

婚后，高更和梅特定居巴黎，生活甜蜜温馨。1874年8月，梅特为高更生下了儿子，取名埃米尔（Émile，1874—1955）。同年，高更结识了毕沙罗及其他印象派画家。当时，毕沙罗已经成为公认的印象派画家。1874年，毕沙罗曾联合不为画廊接受的印象派画家举办了名为“独立”的画展，开创一时之风。当时印象派还不叫印象派，这个名字是两年后莫奈展出了一幅《印象·日出》之后而来的。当时，艺术界经常用“印象派”来嘲笑他们。即便如此，因为内心未明的对绘画的狂热，高更也整日与印象派的画家一起学习、生活。

1876年，高更以一幅《维罗夫莱的树冠下》[*Under the Tree Canopy at Viroflay (Seine et Oise)*]在“沙龙”画室的展览上亮相。一年后，日后最爱的女儿阿琳（Aline，1877—1897）又出世了。此时的高更，娇妻、儿女陪伴在侧，工作也顺利，生活有点无忧无虑。闲来无事，他就东涂西抹，煞有介事地画上几幅油画。梅特并不反对他这个优雅的嗜好，还玩笑地在他的画布上题诗留字，称赞他的艺术天才。当时，没有人认